

■ 嫣然思语

老屋上的尘埃(外二首)

□ 汤云明

故乡的老屋倾斜着身子，有些站立不稳，
像一个垂暮老人在低头回忆过去时光
梁柱、楼板、瓦片已经被尘埃镀成了
黑色

一些虫子还在啃食着它沧桑的内心
土坯和夯土如我黄色的皮肤
又被一层石灰粉饰着它的苍老

一个篱笆上绑报纸就是隔墙
两块木板，左右推开就是窗子
竹子绑成一节节陶管做成的烟囱
很久没有冒出烟火气息了
这些年来，偶尔从门前的小街走过
也只能是深情地多望上几眼

这所百年老屋弥漫着阳光和岁月的味道
也沉淀着祖先和亲情的味道
这里曾经合奏过鸡鸣、犬吠的交响
我在想，老屋上布满的尘埃
也将一层层地蒙在我的心坎上

古琴

凤凰落了下来，化身一把瑶琴
吉祥、平安、富贵的种子开始发芽
装上金、木、水、火、土、武七根弦
一个古字，承载了几千年的音域、音色

以琴为桥，以音入心、入境
俞伯牙遇到了知音钟子期
孔子在《文王操》拜见了周文王
诸葛亮一曲《卧龙吟》，空城抵千军
琴声若远若近，高低回转
高山、流水从心底起伏、倾泻、荡漾
余音缭绕处，一些人走上了圣坛
一些故事成为千古

与文物对话

千年之后，我们又有幸见面了
拨开历史的烟烟、尘雾
历历往事，仍然让人热泪盈眶
长久的分离和隐忍，是为了再相见时
还保留着激动、纯真、赏识和欣喜

时间与空间编织成的经纬地、名利场
被光阴的年龄，一遍遍碾压和排挤
今天的繁华与千年前的锦绣
不过咫尺的距离，却都转眼成空
留下来的，都是精华或者叫文明、文化
没有痕迹的，只能叫传说或者遗憾

千古帝王、万世功业渐渐模糊
贩夫走卒、生活市井还在保留着余温
在与文物对视、说话的瞬间
我也凝结或停留成了文物之上
被世风带来带去的那粒尘埃
而那些被压缩和封存了的光芒和故事
又重新穿越锈迹和沧桑，还原成
转瞬即逝、一眼千年、一日万里的绝唱

鸟鸣声啼在秋风里

□ 周丹

山谷中的小路蜿蜒曲折，没有尽头
秋风也没有尽头
秋日把午后的余热藏在石头缝里
我仍然了解溪流的急迫
和灌木丛的无言

山也在静默
夕阳落下时，我以特有的对时光的虔诚
屏住一瞬的呼吸
影子由无逐渐拉伸，狭长，消失。

隔着季节，我走进王维的诗里
人闲，夜静
鸟鸣声啼在飘落的桂花旁
鸟鸣声啼在空旷的秋风里

征稿启事

本报《采风》版是业界人士的一块文学园地，为了让这块园地更加“春色满园”，我们特向您征集关于出版文化、读书生活等题材的原创作品，以及诗词、摄影、书法、绘画等各类文艺作品。

投稿邮箱：
zbs404406@163.com

诗人问酒我问茶

□ 王张应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近日，我循杜牧问酒声，车驰长江大桥，从江北来到江南古城，“千载诗人地”池州。

池州并不陌生，我曾多次到池州。这回不一样，无事由，纯粹冲杜牧而来。余生也晚，未赶上杜牧在池阳为官。这样反倒更好，我访杜牧，非访刺史，访的只是一位诗人，便无攀附之嫌。

同在清明时节，我到池州并未见到千年前晚唐年间的“雨纷纷”。我对池州的印象，离不开“杏花、春雨、江南”的固有意象。近午抵池州，其时天空晴朗、清风和煦。路上行人不见杜牧笔下“欲断魂”，往来者精神抖擞、行色匆匆，从该来的地方来，往该去的地方去，没人东游西荡昏昏然不知所措。

前几次到池州来去匆匆，没有注意到池州人非常尊崇礼遇他们的老领导。杜牧守池州不过三年，池州人却花千年来怀念他。如今池州人，但凡叙说历史人文，杜牧那一页必是浓墨重彩。实际上，杜牧离任后至今未离开池州，仍坐在城西杏花村里，会友品酒吟诗。

在杏花村里转一圈，才知道这个村子全因杜牧而传承下来。一村存千年，甚是罕见。如今杏花村，何尝不是杜牧的村子。也许我一孔之见不会得到广泛认同——“或曰村以杜牧之诗传，实杜牧之诗以村传也”（《杏花村志》）。到底是杜牧的《清明》成就了杏花村，还是杏花村成就了杜牧的《清明》，古来有争议。我仍坚持自己的见解。

走近杏花村，未进村门，先见门前一口巨大的酒瓮。杏花村本是酒村。当年，



那个牧童抬手远远一指，杜牧似乎就望见了红杏枝头有浓浓的春意正在嬉闹，似乎就闻到了若有若无美酒的香气。时隔千年依稀可见，顺着牧童的指向，杜牧的步伐有些加快。

走在杏花村道上，无意中看到路边一片断壁残垣，凌乱地搭成一扇门，旁立木牌：问酒驿。那是古代官道驿站，当年杜牧向牧童问酒佳话就发生在此。杜牧之问是千年一问，牧童遥指也是千年一指。“借问酒家何处有？”一句寻常问路语被用作诗句，酒香飘逸的江边小村便成千载诗村。后来的杏花村，魅力

不在酒，而在于诗。慕名而来的访客，无人惦记杏花村酒香，无人不受那首《清明》诗指引。杜牧笔下的牧童也有诗人气质，他的“遥指”便使缕缕烟火气变成袅袅诗意。牧童，当然是池州人。可否理解为杜牧的化身？或另一个杜牧？杜牧和牧童都已固化为池州文化风景。

到杏花村的人，不会错过村里核心建筑——牧之楼。一座并不高大的楼阁，坐落在一片古杏林中。大厅居中供奉杜牧铜像，墙上图片文字介绍杜牧生平事迹，包括《清明》诗，以及后人对《清明》的多

种改编演绎。一首七言绝句，短短二十八字，被改写为词曲、情景剧、小品文，无不生动有趣。杜牧《清明》已然成为杏花村的灵魂之魄。

参观牧之楼后，再无游兴，仿佛此行从三百里外跨长江南来，只为一访牧之楼。行至村外秋浦河边，思绪重又活跃起来。秋浦河，一条洋溢诗意的河流。李白多次游秋浦，留下长长一串《秋浦歌》。当年初读《秋浦歌》我曾冥想：一身傲骨“天子呼来不上船”的李白，怎就成了仙风道骨的诗仙？面对秋浦河水，仿佛明白诗仙是怎么炼成的。从石台仙寓山、牯牛降及祁门大洪岭奔腾而来，流入长江的秋浦河，到池州忽然慢下来，河水水平明如镜。李白来池州，泛舟秋浦河，见水中另一个李白，心头一惊，恍若他已在秋浦河上漂了千年，随口慨叹“白发三千丈”。白发都长到三千丈了，人还不成仙？

走出杏花村，朋友盛情留饭。我未饮酒，以茶代酒。诗仙李白是酒仙。杜牧吟诗《清明》，酒也是那首诗的魂，无酒他就“欲断魂”。写不出李白、杜牧般好诗文，我为自己找到了借口。池州出好茶，记得上次到池州就为买茶。恰逢新茶上市，何不顺便买几叶。

夜宿杏花村边旅店。翌晨，想上早市买新茶。下楼，出旅店大门方知在下雨。那一刻，我便置身于“杏花春雨江南”古远意境中，尽管杏花落尽挂青果。问旅店门童：哪里可买新茶？门童羞涩一笑说，不晓得。

我回他一笑。问茶，他不晓得情有可原。问酒，他定会抬手一指。

汉字的活力

□ 韩浩月

电影《解密》提到一个代号“596工程”，是“原子弹工程”的别称，这种现在看来让年轻人觉得神秘的工程命名方式还有不少，比如近日不少媒体报道“今年是‘748工程’设立50周年”，这里说到的“748工程”，是“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工程”的代号。

从东汉时期的拓印，到唐代的雕版印刷术，再到宋代毕昇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汉字使用的灵活性越来越强，尤其是活字印刷术，降低了成本，加快了传播，繁荣了思想，从泥活字到铅活字，活字印刷术统治了汉字印刷上千年，排版印刷成为一种审美艺术。

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哪怕是县城的小型印刷厂，也已经普及了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大大小小印刷厂的活版车间开始落灰，手持一张落满了汉字的激光照排胶片迎着光源查看的姿势，开始全面取代排字工人东跑西颠手工排字的沉重铅字架。这个一夜之间席卷全国的汉字激光照排系统，就是“748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发明这个系统的人的名字叫王选，在早期互联网时代，他一度非常有名，“当代毕昇”的名声被越来越多的网友传颂。

王选为汉字的传播做了两次大贡献，一次是在没有互联网的时代，用一张胶片取代了一间间烟熏火燎的铸字车间和忙碌不停的活版车间；另一次是在互联网全面普及的前夜，亲手将汉字送入互联网，今天网友能够轻松地在网上检索汉字，一键获得大量所需信息，很大一部分功劳要归到王选以及“748工程”身上。

汉字激光照排系统是中国印刷技术的“第二次革命”，“让汉字和数学融合起来”则为汉字全面上网打下了基础。汉字从未被如此频繁地使用，2016年有一项统计显示，中国网民日均输入汉字350亿字，无数网络用户通过博客、微博和微信公众号等各个时期的平台，对汉字进行大量的使用，这一切的起点，可以追溯到“748工程”的核心要义。

“748工程”无需“解密”，它是在汉字文化与历史基础上，一代人出于热爱与使命感，所展开的一项面向未来的重大工程，这一工程使得汉字作为中华文化的核心元素，仍然在文化与文明传播进程中起到巨大作用。汉字的魅力并未因数字化和全面网络化使用而损耗，反而因它的与时俱进，而拥有了重新被发现（如篆、隶等古字走红），实时更新（如每年诞生的大量网络热词）的能量。汉字所凝聚的文化共识与民族认同，会形成中华民族共同的记忆，也会在由此产生的共同观念引领下，创造更好的生活与未来。此时谈论“748工程”，缅怀王选这一代科技工作者，是对他们智慧结晶的致敬，更是对传统文化厚重一面的仰望。中国汉字有6000年的历史，正是这中间有无数人在传承与传播等方面作出的巨大贡献，才使得这一古老文化载体至今仍然在我们的口头与屏幕以及思想与精神中，是一个新鲜而又富有活力的存在。



啄木鸟是著名的森林益鸟，除消灭树皮下的害虫如天牛幼虫等以外，其啄木的痕迹可作为森林卫生采伐的指示剂。它是常见的留鸟，在我国分布较广的种类有绿啄木鸟和斑啄木鸟。它们觅食天牛、吉丁虫、透翅蛾、鳞翅目害虫等，每天能吃掉1500条左右。

我所说的文坛啄木鸟是一个昵称，是我对老师的尊称。

我的老师姜维青，1953年生人，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退休前是闻名遐迩的中国一汽集团《第一汽车集团报》副总编辑，为人朴实、敦厚、谦和，性格耿直。老师截止到目前共创作文学著作《亲近土地》《红尘白雪》《剑胆琴心》《错过花期》《和平年代的英雄》《在微笑那一刻开始》《姜维青诗选》《幽思片羽》《在海边看夕阳》《北地春音》等20余部，属于高产作家，2008年获《诗刊》社举办的“中国有座城市叫长春”诗歌大赛二等奖。

我之所以说老师是“文坛啄木鸟”是有缘故的，老师老家在吉林省农安县，是宋朝时期金国都城黄龙府所在地，是一块人杰地灵的风水宝地，我认识很多大人物都出身农安县。姜老师从小就特别爱动脑子，而且那种学习劲头是一般人所无法比拟的，比如背诵《新华字典》。其他人在背诵古诗词及儿歌或者游戏玩耍的时候，老师却拿起一本普通的《新华字典》认真背诵。古语说“业精于勤，荒于嬉”，这话一点不假，没有付出就没有回报。当一本字典完全背诵下来，等于掌握了中国文字的根，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在中国范围内校对方面可以说独树一帜，为他今后的文学编辑生涯奠定了坚实而雄厚的基础。

姜维青老师1975年开始文学创作，

文坛啄木鸟

□ 赵志奇

2009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老师所在的报纸属于企业报，但是在全国报刊评比中也不遑多让，因为报社有老师在就是“定海神针”，他校对过的稿件几乎没有错误的地方。

在日常中老师善于观察细节，从生活中汲取能量和养分，他每一次下笔都经过深思熟虑，斟酌再三，基本上一气呵成。老师的诗歌写得很有想象力，在国家级诗歌杂志《诗刊》上发表过组诗，在《人民日报》大地副刊发表过主题诗，取得了斐然的成就。老师从事文学创作50余年来，发表诗作1000多首、散文100余篇，另有小说、报告文学、随笔、杂文发表于各大报刊，共计500多万字，获全国及地方各类文学奖70余次。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姜老师虽然已经退休多年，但仍然在文学道路上发挥着余热。他对文学爱好者悉心教导，无论认识不认识姜老师，只要虚心求教，姜老师都会倾囊相授，从不藏私，为此姜老师在文学界的口碑极好，只要接触过姜老师的人无不大大称赞，正是老师的人格魅力吸引了大量文学爱好者聚集在一起，为长春文学创作开辟出一块没有污染的净土，使广大文学爱好者有了自己创作的家园。老师始终勤于写作，笔耕不辍，在文学创作道路上始终引领时代潮流，充分发挥现代网络平台优势创建了长春市新诗学会，吸纳各地

诗歌爱好者参与诗歌创作，并创建了“长春诗荟”微信公众号，每期发表一些优秀的诗歌作品。通过不懈努力“长春诗荟”不仅在长春创出了品牌，同时吸纳了全国各地的诗歌爱好者加入进来，壮大了诗歌写作队伍。“长春诗荟”被打造得极其完美，每一位上榜诗人都感觉无比自豪，因为这不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网络电子平台，更是完全按照正式出刊标准来衡量诗歌质量，不够发表水平即使关系再好也难以靠关系发表，因为老师长期从事编辑工作，对文字、内涵、质量有着极其苛刻的研判标准，发表一首诗歌都极其有难度。有的作者因为从来没有在“长春诗荟”发表过作品，私下里曾说，在“长春诗荟”发表一首诗歌简直比《诗刊》还难。正因为如此才造就了“长春诗荟”的优秀品牌。我最近出版两本书，一本散文集，一本诗集，都是请老师校对把关，这样才能出精品，有了老师校对可以让我放一百二十个心，因为在我心里老师的校对水平绝对堪称当代一流，他看过的文字不能说一点没错，但肯定是错误极少。

姜老师为人耿直，做人光明磊落，为人坦荡，尤其对文字极其敏感，严谨得近乎完美。也正是老师的这种精神时刻激励着我，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从严谨的态度出发、从完美的结果着想、从细微处着眼、从大局上考虑，这样做事才不会出现纰漏，尽量减少瑕疵。我想做人做事都是同理，一个人如果对待事物或者对待他人马马虎虎，都不上心，那么可以肯定的是做事事不成，做人也不会成功，这是很浅显的道理。我觉得正是这种孜孜以求的精神，姜老师才真正地成为“文坛啄木鸟”，剔除文字糟粕，存留精彩华章。